

蔡儀勳《觀景窗中的自我追尋》

學期剛劃下句點，快步踏在被盛夏的陽光佔滿的椰林道，另一趟追尋答案的旅程緊接著展開，渴望一個解答心中縈繞已久的疑問。

「攝影可以是什麼？」

第一堂課時，老師透過同一地點，多種取景角度的拍攝，來與我們討論在攝影中最基本，卻也最重要的「構圖」。如一幅船駛過河道的畫面，透過反覆詢問每位同學的想法，有人喜愛船頭甫進入觀景窗之時，彷彿正窺探著即將發生的事件；有人偏愛船隻橫互在畫面中央，如此方可詳探船隻設計的細節，與船上賓客們彼此間的互動；有人偏好船駛離畫面之際優雅劃開的漣漪。每種構圖皆有其擁護者，而美感沒有是非對錯，僅有共鳴與否，這正是攝影有趣之所在：多元思考與觀點會產生極其豐富的多元性。

在談論當代與創作之前，老師先帶領我們回溯追尋攝影的起源，以史為鏡去觀看攝影的面貌。西元 1839 年，法國畫家達蓋爾將攝影術帶給世人，影像開始撼動這個世界。最初受到衝擊的是繪畫藝術界，攝影太過寫實，不屬於繪畫，因此攝影仿效、尋求繪畫認同，產生了畫意攝影派，但如班雅明所言，最後攝影獨立於繪畫之外，開創了一個機械複製、靈光消逝的大影像年代。

此後攝影術開始普及，有越來越多人不只是使用相機攝影，更開始對攝影本質叩問、對影像叩問，並且攝影亦隨著時代發展，混入了超現實主義、現代主義、後現代主義，由原先的真實紀錄多元發展成為敘事語言與創作表現媒材，人們開始發現，拍攝的真實世界轉化為影像後，真實便開始扭曲，變得能映照出心中的抽象思想與情感，並且透過攝影來實現對現實的蒙太奇拼貼。大量的影像泛濫也讓人們開始正視、重新思考觀者與影像之間的關係，並藉由影像解讀背後的整個當代文化。

至此，攝影只花了一百多年，便讓影像的重要性與發展千年的文字並列。「未來的文盲將是那些不懂攝影的人」，此句便是對整部攝影史最佳的總結。

每堂課結束後，老師會挑選幾張介紹過的攝影師的作品，讓我們撰寫回饋單，以便更深入的去觀看與思考影像，並挑選出幾位同學的回饋單，於下周與大家分享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回饋是美國攝影師史蒂夫葛利茲的「船艙」這件作品，照片拍攝一艘船隻啟航前，眾人登船的情形，中央的甲板將照片的構圖切分為二，甲板上層的人早已登船，好整以暇的向岸邊揮手或慶祝啟航，下層的大部分人正忙碌的搬運行李。對此，藝術科系的同學提出了精彩的影像構圖分析；文學專業的同學用文字與想像補足了照片之外的細節；歷史學專業同學

第一名

則為我們介紹了照片事件的時代背景；最後社會學專業的同学帶領我們從甲板上下看見階級、看見不平等。這多元的解讀結果正如同羅蘭巴特所提出的刺點與知面理論，不同背景的人在觀看相同影像時，會因自身文化與知識差異而產生截然不同的結論與感受，觀看與解讀影像本身亦即是在解讀當代文化。

「影像可多元闡釋」這點正恰恰讓我看見博雅通識存在的必要性，不僅僅只是開闊個人知識視野，更能帶來思維多元與文化多元的激盪。清華大學校風以理工為主，因此於校內選修通識時，課堂間與同學的討論多數在理性而非人文的思維下進行，而此次於夏季學院課程中，除了跨足各科系的人，更跨越學校，來自全台四面八方的思維於此薈萃，彼此多元的文化在激盪後帶出了討論的高度與廣度。「博雅通識的設立，究竟能為我們帶來什麼呢？」甫進大學時，我曾被問及這個問題，當時的我無法回答。時隔多年，在這個夏天我似乎找到了答案。

觀看影像、解讀文化後，最後終將回歸觀看自身。

老師在課堂的最後，安排一場創作與發表會，藉由以攝影為媒材創作，讓大家重新去檢視自我、檢視生活，並且不僅只是拍攝，成品呈現與佈展方式亦是須思考之點。最後大家在發表會上所呈現出的作品讓人強烈感受到，不同的生命經驗會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精彩影像，此亦是博雅通識的多元性交流展現。

攝影是什麼？攝影可以是什麼？我想這註定是一道沒有明確答案的命題。

修課前我認為攝影是一種紀錄生活的方式，修課後我才知道，攝影亦可做為一種創作語言，藉由拍攝現實亦能表達出內心超現實的所想與所，我們為影像創造意義，是我們自己賦予了攝影可以是什麼。與其說是學習攝影，倒更像藉由觀看與解讀影像更深入去了解文化，進而產生思想上的啟發，並透過不斷思考與親身追尋，學習在影像中表述自己，最後在影像中找回自己。

課程在豔夏中開始，也結束於豔夏中，而我的影像探尋之旅才正要展開。